四庫全書

子部

文房四譜卷二　　　　　宋　蘇易簡　撰

筆譜下

五之辭賦

蔡邕筆賦

序曰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則憲者莫先於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賦曰

惟其翰之所生生於季冬之狡兔性精亟而慓悍體遄迅而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纒束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隂陽讃宓羲之洪勛盡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彞倫綜人倫於晻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云云

晉傅玄筆賦

簡脩毫之竒兎撰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挺翠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力良工逞術纒以素枲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烟兮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以從心兮煥光流而星布柔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鍔淋漓芒跱鍼列

傅玄筆銘曰

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光讚天人深

厲未然君子世之無攻異端

傅玄鷹兎賦云

兎謂鷹曰毋害於物有益於世華毫被體形管以制蒼頡創業以興書契仲尼頼之定此文藝擬則天地圖畫萬方經理羣品宣綜陰陽内敷七政班序明堂道運玄眛非筆不光三皇德孔非筆不章

梁簡文詠筆格詩

英華表玉笈佳麗稱珠網無如兹制奇雕飾穠衆象仰

出寫含花橫插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厠璇臺賞

梁徐摛詠筆詩

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葉横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寧憶仲升捐

晉郭璞筆讚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後漢李尤筆銘

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説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梁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

烟磨青石以踐孔氏之壇管挿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用織成之縧簟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陣莫不盡出梁園來頒狹室

嵇含試筆賦序

騁韓盧逐狡毛日未移晷一縱雙獲季秋之月毫鋒甚

偉遂刊懸崖之竹而為筆因而為賦

賈耽虞書歌

衆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顛豈類張芝惟札草形勢素肌骨老父子君臣相揖抱孤青似竹更颼飀潤白如波長漂渺能方正不隳倒功夫未至難尋與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緗中至寶

成公綏字子安棄故筆賦

序曰治世之功莫尚於筆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

序自然之情也力未盡而棄之糞掃有似古賢之不遇於是收取洗而棄之用其力而殘其身焉

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頴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蹤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軀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讖緯書日月之所躔别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助人日用而不寤迄

盡力於萬鈞卒見棄於衢路

唐張碧答張郎中分寄翰林貢餘筆歌

圓金五寸輕錯刀天人摘落霜兎毛我之宗兄掌文檄翰林分與神仙毫東風吹柳作金線狂湧辭波力生健此時捧得江文通五色光從掌中見江龍角嫩無精彩晝日揮空射烟霧誰能邀得懷素來晴明書破琉璃海揚雄得之甘泉賦胸中白鳳無因飛他年擬把補造化穿江入海刳天涯昨宵夢見歐率更先來醉我黄金觥

手擎琵琶三十斗愽歸天上書黄庭夢中擺手不相許
悵望空剩碧雲去

梁吳均筆格賦

幽山之桂樹恒縈風而抱霧葉委欝而陸離根縱横而
盤亙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匡條為此筆格趺
則岊岊方爽似華山之孤上管則員員峻逸若九
疑之争出長對坐以銜烟永臨窓而儲筆

梁元帝謝宣賜白牙鏤管啟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宫象牙猥蒙霑逮雕鎸精巧似
遼東之仙物寫圖竒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
王銘未善昔伯喈致贈才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議
豈若遠降鴻慈曲覃庸陋方當琉璃無當隨珠過侈但
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懐曽植恒願執鞭

白樂天雞距筆賦

足之健者有雞足毛之勁者有兎毛就足之中奮發者
利距在毛之内秀出者長毫合為手筆正得其要象彼

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銛終騁能於逸少斯則創因智士製在良工拔毫為鋒截竹為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小窺其管如元玄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而迅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衆毫於三穴之内四者可棄取銳武於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𢮎相同故不得兎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秉以律動以度染松烟之墨灑鵝毛之素莫不畫為屈鐵點成

垂露若用之戰陣則催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畜縮於晨雞毫摧殘於寒兎安得取名於彼移用在兹映赤管狀紺趾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翽翰停毫既象乎翹足就棲之夕揮芒拂鋭又似乎奮拳引鬬之時苟名實之副者信動静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為號者質陋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搦之而變成

金距書之而化出銀鉤夫然則董狐操可以勒為良史宣尼握可以削定春秋夫其不象雞之羽者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柔弱斯距也如劍如戟可擊可搏將為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鍔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跡落緗囊或處類藏錐之沉潛團扇忽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書臨水負笈辭山含毫既至握管未還過兎園而易感望雞樹以難攀顧爭雄於爪距之下冀得儁於筆硯之

間

竇紃五色筆賦

物有聲奇文抽藻思含五采而可寶煥六書而增媚豈不以潤色形容昭宣夢寐漬毫端之一勺潛合水章施墨妙於八行究成錦字言念伊人光輝發身拳然手受灼若迷真戴帛鷺纈文漸出臨池訝蓮綵長新效用辭林鷺宿烏之丹羽呈功學海間游魚之彩鱗所以成畫識之規得和光之道輕肆力於垂露覩流精於起草俾

題橋之處轉稱書虹當進牘之時尤宜奮藻掌握攸重文章可驚粽松烟以霞駮操竹簡而淚凝倘使書紳黼黻之容斯美如令畫像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斑然不一摛握彩以宜契刷狐峯而秀出紛色絲兮宜映練囊暈科斗兮似開緗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於良宵呈鳥跡之前想鳥凝於瑞日當其色授之初念忘形而獲諸魂交之次驚亂目之相於將發揮於拳石幾遷染於尺書秉翰苑之間媚花陰而蔚矣耕晴田之上臨玉德

以温如是知潛應丹誠暗彰吉夢嘉不亂之如削意相宣而載弄混青蠅之點取類華蟲迷皓鶴之書思齊彩鳳故可以彰施薤葉點綴桃花舒彩賤而增麗耀彤管而孔嘉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而窮奢曾不如披藻翰而發光華

僧貫休詠筆詩

莫訝書紳苦功成在一毫自從蒙管録便覺用心勞手點時難棄身閑架亦高何妨成五色永頋助風騷

白樂天紫毫筆樂府詞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兎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名稱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頒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黄金殿袖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置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録制詞

韋充筆賦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載事或表含章雖發跡於衆毫誠難頴脱苟容身於一管豈是鋒鋩進必顧言退亦處默隨所動以授彩寓狐貞而保直修辭立句曾無點畫之虧游藝依仁空負詩書之力恐無成而見擲常自悚以研精擇才而丹青不間應用而工拙偕行所以盡心於學者常巧於人情惟首出筒中長憂銼鋭及文成紙上或冀知名以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寫

亦一毛而不墜何當入夢終期暗以相親倘用臨池詎欲辭於歷試令也文章具舉翰墨皆陳秋毫以削寶匣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是則止有所托有因然後録名之際希數字於伊人

衛公李德裕斑竹管賦

余寓居於郊外精舍有湘中太守贈以斑竹管奇彩爛爱玩不足因為小賦以報之

山含杳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緣層嶺兮茂竒篠夾澄瀾兮聳修竹鷓鴣起兮鈎輈白猿悲兮斷續實璀璨兮來鳳根聯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瑤瑟兮怨深灑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于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趾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操截以成管因天姿之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泰初憂而絶筆殷浩黙以書空忽有客以

贈鯉因起予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初之變風昔漢代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為柙飾文犀而為玩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曽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况乃彤管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而操牘張得之而書紳惟兹物之日用與造化而齊均方賓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見傳玄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

功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之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號曰東郭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

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
兼諸侯乎逐獵圍毛氏之族抜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
封之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强記而便
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時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
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
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當代之務官府
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

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

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黙

而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

益狎上常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宫人

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

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置其出處必

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

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摹

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

頴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頴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周朴謝友人贈牋紙幷筆_{具紙譜}

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二首

桐鄉往還見遺葫蘆筆管輙分一枚寄上下走困於守拙不能大用瓠落之實有同於惠施堅原之種本慙於屈轂然兩思榮器愁想酒杯𤏲苦菜而不吟持長柄而為贈未曾安筆郤省歳書八月斷來固是佳者方知綠

況亦管過於淺俗求太白麦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為副也飛卿窮素緗之業擅雄伯之名沿泝九流訂銓百氏筆洒瀝而轉王紙襞績而不供或助操彈且非玩好便望審安彖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等閒敢詠也成式狀

温庭筠答

庭筠累日來洛水寒疝荊州夜嗽筋骸莫攝邪蠱相攻蝸睆傷明對蘭釭而不寢牛腸治嗽嗟藥錄而難求前者伏蒙賜葫蘆筆管一莖久欲含詞聊申拜貺而上池

未敢下筆無聊慦況沉吟出懷未叙然則産於何地得自誰人而能絜以裁篛輕同舉羽豈伊籌草空操九寸之長何必靈芝獨號三株之秀但曾藏戢冊省永貯仙居供笑遺民還永佳種惟應仲履忽壓煩聲豈常見巳墮遺犀仍抽直幹青松所染漆竹三珍足使玳瑁慙華琉璃掩耀一枝為貴豈其陸生三寸見稱遂兼揚子謹當刊於巖竹寘以郊翰隨纎刊而為牀擬高云而作屋所恨書裙寡媚釘帳無功貿醜允姿空塵異貺庭篛狀

陸龜蒙石筆架子賦

栝可延年簾能照夜直為絕代之物以述連城之價爾材雖足重質實無姸徒親翰墨謾費雕鐫到處而人爭閣筆相逢而竟欲投篇若過左太冲猶置門庭之下如逢陸内史先焚章句之前寶跗非隣金匣不敵直堪諫諍之士雅稱玄靈之客謝守邊城雨細題處堪憐陶公嶺畔雲多吟中合惜或若君王有命璽素爭新則以火齊水晶之飾龍骨象齒之珎窺臨舊硯襞染生春衛夫

人悶弄絲毫思量不到班婕妤笑提丹筆眄睞無因若自戢山如當椸几則叨居談柄之列辱在文房之理誠非刻畫幾受譴於纖兒終假磨礲幸見容於夫子可以資雪唱可以助風騷莫比巾箱之貴堪齊鉄研之高吟洞庭之波秋聲敢散賦瑶池之月皓色可逃若有白馬潛心雕龍在口鉤羅不下於三篋裁剪無慙於八斗零陵例化肯後於雙飛玄晏書成願齊於不朽

陸龜蒙哀茹筆工辭

夫子之肱兮何綿綿耕不能耒兮漁不能船截�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揃在價高下關鬣义牙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蠶拏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源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兇千萬拔毛止皮散澁鈍銼緡觚靡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欹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斵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

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軟健筆十

管書

竊以孝經援神契夫子簪之以拜北極尚書中候周公授之以出玄圖其後仲將稍精右軍益妙張芝遺法聞氏新規其毫則景成愈於中山麝菜劣於羊勁或得懸蒸之要或傳痛頡之方起自蒙恬蓋知其妙不唯玄首黃琯之製含丹纏素之華沾建備於一牀雕鏤上於二管而已附則大白麦穗臨賀石班格為仙掌之形架作蓮花之狀限書一萬字應貴鹿毛書紙四十枚詎兼人

髪前件筆出自新銓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長似學鐵頭之短況虎僕久絶桐燭難成鷹固無慙兎或增懼足使王朗遽閤君苗欲焚戸牖門墻足備其闕也

余知古謝段公五色筆狀

伏蒙郎中殊恩賜及前件筆竊以趙國名毫遼東仙管曾進言於石室奏議於圜丘經阮籍而飛動稱神得王珣而形製方大妙合景純之讃奇標逸少之經利器莫先豈宜虛授其藝之鴻彩膺此緑沉降自成麟翺將畫

虎空懷得手之媿如無落度之憂春蚓未成豐狐濫對喜並出圖而授鷩逌入夢之徵將欲遺於子孫清白莫比更願藏之篋笥瑞應那同捧載明恩伏增感激謹狀

殷元筆銘云

宣神者言載言者書受以毫管妙有以敷彌綸二儀包括有無

孔璠之筆讃曰

疊疊柔翰敷徽遒神時淪古冥玄趨常新

文嵩四侯傳各附諸譜之末

管城侯

毛元銳字文鋒宣城人闕於東墅而生昴宿一名旄頭遂姓毛氏世居兔闕少昊時因少暴農之稼為鷞鳩氏所擒誅之以為乾豆其族有竄於江南者居於宣城漂陽山中宗族亳盛元銳之世二代祖聿因秦始皇時遣大將軍蒙恬南征吴楚疑其有三窟之計恃狡而不從使前鋒圍而盡執其族擇其首

領酋健者縻縛之獻於麾下大將軍問聿之能曰善編
録簡冊自有文字已來注記略無遺漏大將軍竒之用
命為掾掌管記及凱旋聞於上為築城而居其族遂以
文翰著名其子士載漢時佐太史公修史有勁直之稱
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述美惡不隱文簡而事備拜左
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官
累代襲爵不絶皆與名賢碩德如張伯英衛伯玉索幼
安鍾元常韋仲將王逸少王子猷並為執友歷宋齊已

來朝廷益以為重銳之曾大父如椽與王珣為神契之交大父如聿與江文通紀少瑜有綵毫鏤管之惠皆文章之會友也銳為人穎悟俊利其方也如鑿其圓也如規其得用也稱吉則默默而作隨心應手有如風雨之聲者有如鸞鶴迴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為文多記不倦濤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襲爵管城侯聖朝庶政修闕　易玄光

同被詔常侍御案闕　須之友天

子以六合晏然志在墳典因詔元銳專職修撰銳久蒙委用心力以殫至於疲憊書札粗疎懼不稱旨遂懇上疏告老上覽之嘉歎曰所謂達士知止足矣優詔可之曰壯則驅馳老則休息載書方册有德可覩卿仰止前哲宜加厚禮可工部尚書致仕就國光優賢之道也仍以其嗣職焉

史臣曰管城毛氏之先蓋昴宿之精取筆頭之名以爲氏以與姬姓毛伯鄭之後毛氏不同族也其子孫則盛

於毛伯之後其器用則編及日月所燭之地也天子至於士庶無不重之者也朝廷及天下公府曹署隨其大小皆處右職功德顯著宗族蕃昌云

文房四譜卷二

文房四譜卷三　　宋　蘇易簡　撰

硯譜　水滴器附

一之敘事

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云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研又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得

無汙白是知硯其來尚矣

釋名云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朴葢夫子平生時物也及顔路所請之車亦存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青鐵硯此鐵于闐國所貢鑄為硯也

又吳都有硯山石

魏武上雜物䟽云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研一枚純銀參

帶圓研大小各一枚

東宫故事云晉王太子初拜有漆硯一枚牙子百副

開元文字云硯者墨之器也

又皇太子納妃有漆書硯一

劉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云興平縣蔡子池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為硯

說文云石滑謂之硯字從石見

魏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其兄戲之曰汝欲作女

博士耶后曰古之賢女未有不覽前史以觀成敗

或云端州石硯匠識山石之文理鑿之五七里得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琢之為硯可值千金故謂之子石硯窟雖在五十里外亦識之

西京雜記云天子玉几冬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火籠籠其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紋以酒為書滴取其不氷以玉為硯亦取其不氷

昔有人盜發晉靈公塚塚甚魁壯四角皆以石為攫犬

捧燭石人四十人皆立侍尸猶不壞九竅之中皆有金玉獲蟾蜍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潤如白玉取為盛滴器

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帝即位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曹爽與魏明帝亦然劉弘與晉武帝同見雜記中

李陽氷云夫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若久浸不乾墨乃不發墨既不發書乃多漬水在清淨宜取新水密護塵埃忌用煎煮之水也

袁豕贈庾易蜯硯見筆譜中

梁武帝性純儉吳令唐鏞進鑄成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

二之造

柳公權常論硯言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溪石硯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為硯至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訖乃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豈非天使之然耶

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黄色點者世謂之鸜鵒眼或脉理黄者謂之金線文尤價倍于常者也其山號曰斧柯山即觀碁之所也昔人採石爲硯必中牢祭之不爾則雷電勃興失石所在其次有將軍山其硯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

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匠製之其硯色黑亞于端若得其石心則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

渦旋可愛矣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爲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燥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濾過加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即今之大名相州等處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狀硯以市于人者甚衆

繁欽硯贊云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象圓似天光班采散色漚染毫芒點黛文字輝明典章施而不德吐

惠無疆浸漬甘液吸受流芳
盎令制之令薄者常觀之見令一夫捧持近方琢之或
內于稻穀中出于半而理之其鏨如麤針許製畢有如
表紙厚薄者或有全良石之材工具內而質其外者或
規如馬蹄銳如蓮葉上圓下方如圭如璧者圓如盤而
中隆起水環之者謂之辟雍硯亦謂之分題硯腰半微
坳謂之郎官樣者連水滴器於其首而為之者穴其防
以導水焉閉其上穴則下穴取水流注於硯中或居則

略無沾覆繫之銘見之矣

又繫欽硯頌曰鈞三趾於夏鼎象辰宿之相扶今絕不見三足硯僕常遊盱眙泉水寺過一山房見一老僧擁衲向腸模寫梵字前有一硯三足如鼎製作甚古僕前舉而訝之僧白眼𪑲然不荅僕因不復問其由是知繫欽頌足可徵矣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因知古亦有木

硯

作澄泥硯法以墐泥令入於水中挼之貯於甕器内然後别以一甕貯清水以夾布囊盛其泥而擺之俟其至細去清水令其乾入黄丹團和溲如麵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擊之令至堅以竹刀刻作硯之狀大小隨意微𬋩乾然後以刀手刻削如法曝過閒空垛於地厚以稻糠并黄牛糞攪之而燒一復時然後入墨蠟貯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亞於石者

唐文李撰資暇云稠桑硯始因元和初其叔祖宰虢之

朱陽邑諸阮温凊之隙必訪山水以遊一日於澗側見一紫石憩息於上佳其色且欲紀其憩山之遊既常攜鐫且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刓缺乃曰不頑不麸可琢為硯矣既琢一硯而過但惜其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至有小如拳者不可勝致遂令從者挈數拳而出就縣第製琢有胥精巧請琢之遂請解胥籍于是採琢開席於大路厥利驟肥後諸阮每經稠桑必相率致硯以報其本焉稠桑石硯自此也

三之雜說

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于某處及山之下絶無所附又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此人方知其師夙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西域無紙筆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甚濃以瓦合或竹節即其硯也彼國人以指夾貝葉或藤皮掌藏墨研以

竹筆書梵字橫讀成文葢順葉之長短也爭見梵僧沸唇緩頰歷䏶之間數行俱下即不知其義也

藍田玉順山悟真寺有髙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銜水添硯水竭畢至曾聞彼山僧傳云亦見于白傳百韻詩

常有蟻為精為王者遊獵于儒士之室儒士見之甚微且顯乃于几案之上硯中施罾網獲魴鯉甚多

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作數

十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座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後果入臺輔斯吉兆也明矣今直閣范舍人杲言頃自大著直館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几案之上所用硯忽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内喜迨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魏有芝生銅硯

今覩歳貢方物中虢州鍾馗石硯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來由也

越州戒珠寺即羲之宅有洗硯池至今水常黑色今金州廉使錢公言

僖宗時鄭畋盧攜同為相不協議黄巢事忿爭於中書堂盧拂衣而起袂染於硯而投之

開元傳信記云玄宗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因言于上上曰必術人所為也汝若復往宜以物誌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上悟而具啓乃潛令人訪之於東明觀見其

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人已遯矣

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引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帝同硯書

筆陣圖以水硯為城池

異苑蔣道支於水側見一浮楂取為研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識及紙皆置魚研中嘗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今暫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詰旦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魚買剖

之得先時符讖及紙方悟是所夢人棄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研在二妃側

宣室志云有蔣生者好道之士也逢一貧窶人自稱章全素自後使來怠墮頗甚蔣生頻櫝楚之忽一日語蔣生曰君几上石硯某可點之為金蔣生愈怒具誑誕時偶蔣生忽出迨歸章公已死矣然失几上之硯因窺藥鼎中有奇光試探得硯而一半已為紫磨金矣蔣因歎

憤終身也

近石晉之際關右有李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畫馴狸復能補端硯至百碎者賫歸旬日即復舊焉如新琢成略無瑕纇世莫得其法也

四之辭賦

傅玄硯賦

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

美其潤堅加朱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玄

楊師道咏硯詩

圓池類璧水輕翰染烟華將軍欲定遠見棄不應賒

李尤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篇籍永垂紀誌功勛

魏王粲硯銘

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俗以

崩沉墨連翰染榮辱是懲念兹念兹唯玄是徵

唐李賀青花紫硯歌

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唇暗灑萇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秋光無日昏圓毫促點聲清新孔硯寛頑何足云

傅玄水龜銘

鑄兹靈龜體像自然含源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

此桑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

韓愈瘞硯銘

序曰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誤墜地毀焉乃匣歸埋詩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

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研乎與瓦礫異

張少博石硯賦

硯之施也備乎用石之質也本乎山温潤稱珍騰異彩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斑盍求伸於知已爰待用於君子故立言之徒載筆之史將吮墨以濡翰乃採䖍而汲水始爛爛以光徹終霏霏而烟起或外圓而若規或中平而如砥原夫匠石流眄藻熒生輝象龜之負圖乍伏如鵲之緘印將飛設之戶庭王充之名允著置之潘溷左思之用無遺徒覩夫清光景耀真質霜淨符

彩華鮮精明隱映皎如之色比藏氷之玉壺煥然之文
狀吐菱之石鏡當其山谷之側沉冥未識韞玉吐雲懷
珍隱德及入用以磨礪因人而拂拭故能拊之類磬發
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垂文以呈象亦澄瀾而漬墨
硯之用也詎可興嘆而焚石乃砰然孰謂有時而泐斯
可以正典謨之紀垂篆籀之則者也遂更播美六書傳
芳三妙用之漢帝嘗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
之廟是以遺文可述茲器奚匹匪銷匪鑠良金安可比

其剛不磷不緇美玉未足方其質光烏蹟于青簡發龜文于洪筆則知創物作程事與利并兹硯也所以究墨之妙窮筆之精者也

黎逢石硯賦

有子墨客卿從事於筆硯之間學舊史之暇日得美石於他山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精研而染翰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為用久而不渝故以為美成器尚古徵闕里之素王匠法

增華參會稽之内史且王言惟一道心惟微于以幽贊由之發揮從人之欲委質莫違世若遐棄民將疇依肅觀光而霧集賴設色而烟霏實將振文而為邦豈惟藴玉而山輝者哉君無謂一拳之石取其堅君無謂一勺之水取其淨君其遂取我有成性苟有補于敷閱固無辭于藴映惟聖人有大寶昊天有成命莫不自我以載形因我以施令志前王之事業作後人之龜鏡夫物遷其常天運不息水有涸兮石有泐世貴其不磷我則受

其磨世貴其不染我則受其黑象山下之泉為天下之式因碌碌于俗間類栖栖于孔墨嗚呼辭上體要文當絕妙雖濡翰其不疲無煩文而取誚然實君子以其勁質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珍于銘青之辰為用于草玄之日夫氣結為石物之至精攻之為硯因用為名事若可久世將作程斯器也不獨堅之為貴諒於人之有成

吳融字子華古瓦硯賦

匆謂乎柔而無剛土埏而為瓦匆謂乎廢而不用瓦斲而為硯藏器蝬屈逢時豹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厥初在冶成象毀方効姿論堅等甓閒縹勝瓷人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日形為才役乃上棟下宇之時扶同杞梓迴避茆茨若乃臺號姑蘇殿稱柃栺樓標十二之聳閣起三重之麗莫不瓴甋凝輝鴛鴦疊埶縫密如鱗行踈若綴御來而月影重重漏出而爐香細細觚稜金爵競託岧嶤玉女胡人爭來

睥睨陵谷難定松薪忽焉朝歌有已秀之麥咸陽有不滅之烟是則縱橫舊趾散亂荒阡風飄早落雨滴仍穿藏瀰迤之春蕪耕牛脚下照青熒之鬼火戰骨堆邉誰能識處亦莫知年何期邂逅見寵雕鐫資乎有作備我沉研磬在水以羞浮鐘因霜而謝響玉滴一墮松烟四上山難誤舞澄明之石鏡當頭織女疑來清淺之銀河在掌異哉昔之藏歌蓋舞庇日干霄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墮塵土依人而却住瓊瑶天禄石渠和鉛

即名風臺雪苑落筆爭邀依依舊物歷歷前朝沈家今坐上迴看能無淚下江中書歸來偶見得不䰟銷有以見古今推移牢籠眇漫成敗皆分短長一貫何樹春秋各千年何花開落唯一旦星隕地以為石盡滅光輝雞升天而上仙别生羽翰異類猶然浮生莫筭

王嵩㝵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觀器用究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尚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王近霸年

止幾徂幾遷任迴旋於几席垂翰墨於韋編時亦逺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玆而不捐洎乎俗逺聖賢教移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熒熒以光徹旁羃羃而色固介爾堅貞確乎規矩昔有諸侯立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之未分聖人乃啟以褒貶垂以典墳必藉斯器用成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錮模龜首雕飾為用陶甄可久横綵烟而不絕添淥水之常有豈如是石斯為不朽昔偶

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縫掖書生獻策東京仰望先哲攻文後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頌聲

李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

蒙恩賜臣前件硯者伏以記室濡毫于楯鼻刀側非史多臣染翰于螭頭筒形甚小尚或文章煥發言動必書為號令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短行怯思遲

自叨金馬之近班常愧王贍之舊物豈意又頒文器周及禁林製作泓渟規模廣滑閉宫砦而色古連治石以光凝敢不致在坐隅酣茹筆陣餘波浸潤便同五老之壺終日拂磨豈但一丸之墨如承重寳倍感深恩

僧貫休詠硯詩

淺薄雖頑朴其如近筆端低心蒙潤久入匣更身安應念研磨苦無為瓦礫看倘然人不棄還可比琅玕

魏繁欽硯頌

有般倕之妙匠兮倪詭異於遐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識嘉璇之内數遂縈繩于規矩兮假卞氏之遺模擬渾靈之肇制兮效羲和之毀隅鈞三趾于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秘用兮御几筵而優遊

莊南傑寄鄭碏疊石硯歌

媧皇補天殘錦片飛落人間為石硯孤峯削疊一尺雲虎幹熊跪勢皆徧半掬春泉澄淺清洞天徹底寒泓泓筆頭搶起松烟輕龍蛇怒鬪秋雲生我今得此以代耕

如探禹穴披峥嵘心骨驚坐中髣彿到蓬瀛

李琪詠石硯

遠來何嶺外近到玉堂間乍琢文猶澁新磨墨尚慳不能濡大筆何事别秋山

劉禹錫贈唐秀才紫石硯詩

端溪石硯人間重贈我因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蜍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此日傭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文嵩即墨侯石虚中傳

石虚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天性好山水隱遁不仕因採訪使遇之於端溪謂曰子有樸質沉厚之徳兼有竒相體貌紫光嘘呵潤澈頗負材器但未遇哲匠琢磨耳禮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其謂矣今明天子御四海六合之内無不用之材無不成之器我今奉命廵察天下風俗採訪海内遺逸安敢輒忘厥職見賢不薦者歟子無戀溪泉自取沉棄耳虚中曰僕生

此南土遠在峽隅自不知材堪器用旣辱採顧敢不唯
命是從採訪使遂命博士金漸之規矩磨礲不日不月
果然業就虛中器度方員皆有邊岸性格謹默中心坦
然若汪汪萬頃之量也採訪使以聞于省有司考試之
與燕人易元光研覈合道遂為雲水之交有司以薦于
上上授之文史登臺省處右職上利其器用嘉其謹默
詔命常侍御案之右以備濡染因累勛績封之即墨侯
虛中自歷位常與宣城毛元鋭燕人易元光華陰楮知

白常侍上左右皆同出處時人號為相須之友

史臣曰衛有大夫石碏其先顓帝之苗裔也出靖伯之後曰甫甫生石仲仲之後曰碏春秋時仕衛世為大夫爲郎墨佚石氏與衛大夫族不同也葢出五行之精八音之靈岳結而生禀質而名懷寶為玉吐氣為雲發硎利刃與天地常存者也

文房四譜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文房四譜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王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范鐘

文房四譜卷四　　　宋　蘇易簡　撰

紙譜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敘事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而又古用札釋名云札者櫛也如櫛之比編之也亦策之類

也漢興已有幡紙代簡而未通用至和帝時蔡倫字敬仲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謂之蔡侯紙

左伯字子邑漢末益能為之故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説文云紙者絮一苫也從糸氏聲蓋古人書于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苫也

真誥云一條有楊掾椽名䊮書兩本一黄牋一碧牋魏

韋誕云蔡邕非紈素不妄下筆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有絹必先書後練

桓玄詔平淮作桃花牋紙及縹緑青赤者葢今蜀牋之製也

真誥云三君多書荆州白牋紙嵗月積久首尾零落或兼鈌爛前人糊榻不能悉相連補

墨藪云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

三輔決録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之法非

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經丈之勢方寸之言

晉時為詔以青紙紫泥

貞觀中始用黄紙寫勑制

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勑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後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縣並宜用黄

紙

歐陽通紙必堅潔白滑者方書之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極妙并墨

東宫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勑紙各一百張

雷孔璋曽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也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庫内有九萬枚悉與之

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買紙墨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

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御史故事云按彈奏白簡為重黄紙為輕今一例白紙無甚差降矣

釋名曰紙者砥也謂平滑如砥石

幡紙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以代竹簡也

前漢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字從糸氏無氏下從巾

又桓玄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恭今諸用簡者宜以黄紙代之

虞預表云秘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乞四百枚付著作史寫起居注

廣義將軍岷山公以黄紙上表於慕容儁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便爾讓令以白紙稱疏

古有藤角紙范甯教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古謂紙為幡亦謂之幅蓋取繒帛之義也自隋唐已降乃謂之枚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於月朔各進得失給紙函各一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葢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横邪側因以為名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立時方國貢獻悉令禁絶歲時但貢紙墨而已

李陽氷云紙常宜收藏篋笥勿令風日所侵若久露埃

塵則枯燥難用矣攻書者宜謹之

古彈文白紙為重黄紙為輕故彈王源表云源官品應黄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矣

國史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雲陽州六合牋蒲州白薄重妙臨川滑重

唐韋陟書名如五朶雲每以綵牋為緘題時人譏其奢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有不知五經之名而饗儒官之祿不嫺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注簡而受駁議之勞

干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答云今賜紙二百枚

晉令諸作紙大紙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聽參作廣一尺四寸小紙廣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

石虎詔曰先帝君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於銓用
為允可依晉氏九班為準格

京邦記東宮臣上疏用白紙太子合用青紙

崔瑗與葛元甫書今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徐邈與王珉書東宮臣既黃紙奉表於天朝則宜白紙
上疏於儲宮或說白紙稱表吾謂無此體

山簡表臣父故侍中司徒濤奉先帝手筆青紙詔

二之造

漢初已有幡紙代簡成帝時有赫蹏書詔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及魚網樹皮而作之彌工如蒙恬以前已有筆之謂也又耒陽縣南有蔡倫故宅彼土人多能作紙又庾仲雍相州記云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倫舂紙臼也一云耒陽縣

黟歙間多良紙有凝霜於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為一幅蓋歙民數日理其楮然後於長船中以浸之數

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節之于是以大熏籠周而焙之不上於墻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蜀中多以麻為紙有玉屑屑骨之號江浙間多以嫩竹為紙北土以桑皮為紙剡溪以藤為紙海人以苔為紙浙人以麥麴稻稈為之者脆薄焉以麥膏油藤紙為之者尤佳

漢末左伯字子邑又能為紙故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

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仲將韋誕字也

宋張永自造紙墨

蜀人造十色牋凡十幅為一榻每幅之尾必以竹夾夾和十色水逐榻以染當染之際棄置椎埋堆盈左右不勝其委頓逮乾則光彩相宣不可名也然逐幅于方版之上砑之則隱起花木麟鸞千狀萬態又以細布先以麪漿膠令勁挺隱出其文者謂之魚子牋又謂之羅牋今剡溪亦有焉亦有作敗麪糊和以五色以紙曳過令

露濡流離可愛謂之流沙牋亦有煮皂莢子膏并巴豆油傅於水面能點墨或丹青於上以薑搵之則散以狸鬚拂頭垢引之則聚然後畫之為人物砑之為雲霞及鷙鳥翎羽之狀繁縟可愛以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窓幽室明槃淨水澄神慮而製之則臻其妙也近有江表僧於内庭造而進上御毫一灑光彩煥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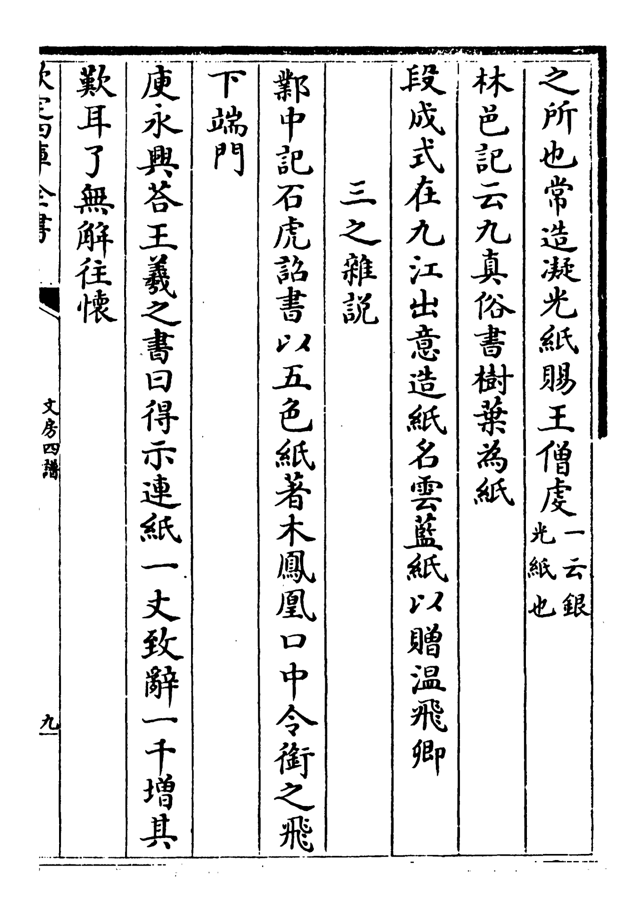
晉武賜張華側理紙已具敘事中本草云陟釐味甘大温無毒止心腹太寒温中消穀強胃氣止洩痢生江南

池澤陶隱居云此即南人用作紙者唐本注云此物乃水中苔今取為紙名為苔紙青黄色體澁小品方云水中蔗苔也音陟釐陟釐與側黎相近側黎又與側理相近也又云即石髪也薛道衡詠苔紙云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鉤

榻紙畫紙法見雜說門

永徽中定州僧修徳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積水種楮樹俟其拱取之造紙

丹陽記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于此造紙



之所也常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紙也

林邑記云九真俗書樹葉為紙

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雲藍紙以贈温飛卿

三之雜說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木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

庾永興荅王羲之書曰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增其歎耳了無解往懷

江南僞主李氏常較舉人畢放榜日給會府紙一張可長二丈濶二丈厚如繒帛數重令書合格人姓字每紙出則縫掖者相慶有望於成名也僕頃使江表覩今壞樓之上猶存千數幅

畫品云古畫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絹得三百年方壞

紙投火中烟起尤損人令肺腑中有所傷坐客或云天下神祠中巫祝問少有肥者葢紙錢烟常燻其鼻息故

也

山居者常以紙為衣葢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者也然

復甚煖衣者不出十年黄面而氣促絶嗜欲之慮且不

宜浴葢外風不入而内氣不出也

亦甞聞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

不爾蒸之亦妙如蒸之即恒灑乳香等水令熟熟陰乾

用箭幹横卷而順蹙然患其補綴繁碎令黙歙中有人

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闔許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葢

利其拒風於凝沍之際焉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榖皮衣甚堅好也

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之葢隨手便裂不復粘也

羊續字叔祖以清率下紙帷布被敗以紙糊補之時為南陽守

在昔書契已還簡策作矣至於厥後或以縑帛蔡侯有作方行於世近代以來陰陽卜祝通於幽冥者必斲紙

為幣以賂諸冥漠君每覩諸家玄怪之語或有鬼祈於人而求之者或有賂之而獲洪福者噫游魂為變綿古而然漢室已前鬼何所資乎得非神不能自神而隨世之態乎 唐末太學博士邱光庭亦有紙錢說文多不録

杜陽編德宗廟有朱鳥來常噉玉屑聲甚清暢及為鷙鳥所搏宫人皆以金花牋寫多心經薦其冥福

張平子與崔子玉書云乃者朝賀明日讀太玄經玄曰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

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待能者幅寫者絹帛代紙以寫也

邢子才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專為山水之遊時人方之王粲苟文一出京師為之紙貴

陳後主常令八婦人襞綵牋製五言詩

魏收文襄令為檄梁文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

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幅人歎之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

張仲舒在廣陵天雨絳羅牋紙紛紛甚駛非吉兆也

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惟兩紙紙八行七字延篤荅張惟奐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遘伯英來惠書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舊念既密文章粲爛名實相副捧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樂興而書用蠶繭紙鼠鬚

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太宗後得之洎玉華宮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一事汝從之方展孝道高宗泣涕引耳而聽言得蘭亭序陪壁吾無恨矣

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柹葉數屋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

歴代名畫記云背書畫勿令用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畫者人面及要節處若縫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

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彩色不可擣理紙上白畫可以砧石妥帖之仍候陰陽之氣調適秋為上時春為中時夏為下時暑濕之時不可也

歷代名畫記云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者常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模寫古人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蹟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

搨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硾之候浸漬染着如

一搨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初舉子云宜賫入詞場以護試紙逢他物所污

庾闡字仲初造揚都賦成其文偉麗時人相傳爭寫為之紙貴

漢成帝趙婕妤妬後宮有兒生八九日客持詔記封綠小篋與獄中婦人發篋裹有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孟康曰赫蹏染黃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劉展曰赫音鬩兄弟鬩于牆應劭曰赫蹏薄小紙

也玄有所説
本草拾遺云印紙剪取印處燒灰水服令人絶産
撫州有茶衫子紙葢裹茶為名也其紙長連自有唐以來禮部每年給明經帖書見茶譜
藥品中有閃刀紙葢裁紙之際一角疉在紙中匠人不知漏裁者醫人入藥用
孔温裕因直諫貶柳州司馬有鵲喜于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見因話録

資暇云松花牋世以為薛濤牋誤也松牋其來舊矣元和之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命匠人狹小為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中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松花一色

魏人誇邢劭曰邢家小兒常作文表自買黃紙寫之而送

司馬消難不知書書架上徒設空紙時人云黃紙五經

赤軸三史

蘇綽為人公正周文推心委任而無間或出遊常豫置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

南朝有士人朱詹家貧力學常吞紙療饑

今大寮書題上紙籖出於李趙公

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厥後李肇翰林志云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大清宮内道

觀薦告辭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辭諸陵薦告上衣
表内道觀文並用白藤紙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
討免拜三公命相命將並用白藤紙不用印雙日起草
隻日宣宰相使相官告並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並
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即金花羅紙吐蕃及賛普書及
别録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木真珠瑟瑟鈿函金鏁
鑰吐蕃宰相摩尼師已下書用五色麻紙南詔及青平
官書用黄麻紙

唐朝進士榜頭粘堅黄紙四張以氊筆淡墨衮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云文皇以飛白書或云象陰注之象

宣宗雅好文儒鄭鎬知貢舉忽以紅牋筆札一名紙曰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之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搆傾頽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于是建剎正當紙花處

攝生者尤忌枕高宜枕紙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漸次

取之迨至告盡則可不俟枕而寢也若如是則腦血不減神光愈盛矣

神仙傳云李之章神仙人也蜀先主欲伐吳問之章乃求紙筆畫作兵馬數十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又壞之先主出軍敗衂

戴祚甄異傳云王肇常在内宿晨起出外妻韓氏時尚未覺而奴子云郎索紙百幅韓視帳中見肇猶卧忽不復見後半嵗肇亡

王琰冥祥記云元嘉八年蒲坂城中大災火里中小屋雖焚而於煨燼下得金經紙素如故

林邑記九真俗書樹葉為紙廣州記取穀樹皮熟搥堪為紙蓋蠻夷不蠶乃被之為褐也

釋迦佛為磨休王時剥皮為紙寫大乘經見筆譜

王羲之筆經云以麻紙裹柱根欲其體實得水不脹

搜神記益州西南有神祠自稱王石公祈禱者持一百幅紙及筆墨放石室中則言吉凶

劉恂嶺表異錄云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為香皮紙皮白色有文如魚子牋雷羅州義寧新會縣率多用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者

抄紙

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紙亦抄紙

四之辭賦

傅咸紙賦

葢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旣作契以代結繩兮又造紙而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為已新攬之則舒捨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梁江洪為傅建康詠紅箋詩

雜采何足奇惟紅偏可作灼爍類渠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䵒不遏情牽人豈入風雅座

後梁宣帝詠紙詩

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碁宣情且記事寧同魚網時

薛道衡詠苔紙詩

昔時應春色引淥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

梁武威謝公紙啓略云

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宫穀樹固以慙兹靡滑謝此鮮光

韋莊乞彩牋歌

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闇紅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瑟波

潑成紙上猩猩色手把金刀裁綵雲有時剪破秋天碧不使紅霓段段飛一時驅上丹霞壁蜀客才多染不供卓文醉後開無力孔雀銜來向日飛翩翩壓折黃金異我有歌詩一千首磨礱山岳羅星斗開卷長疑雷電驚揮毫只怕龍蛇走班班布在詩人口滿軸松花都未有人間無處買烟霞須知得自神仙手也知價重連城壁一紙萬金猶不惜薛濤昨夜夢中來慇懃勸向君邊覓

僧齊已謝人贈碁子綵箋詩

陵州碁子浣花箋深愧攜來自錦川海蚌琢成星落落吳綾隱出雁翩翩留防桂苑題詩客惜寄桃源敵手仙捧受不堪思出處七千餘里劔門前

舒元輿悲剡溪古藤文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絶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于地方春且死色悶溪上人有道者言溪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劈剥皮肌以給其業

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于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具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尚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下文章歸我遂輕傲

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折楊黄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成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桑葉波波頹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有横及於物

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謂夭閼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夭閼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周朴謝友人惠箋紙并筆

范陽從事獨相憐見惠霜毫與彩箋三副緊纏秋月兔五般方剪蜀江烟宵微覺有文通夢日習慙無子諒篇欲着不將兩處用歸山閒向墨池前

段成式與温庭筠雲藍紙絶句并序

一日辱飛卿九寸小紙兩行親書云要采箋十幡録少詩為予有褫箋數角多抽揀與人既玩之輕明復用殊麻滑尚愧大庾所得猶至四百枚豈及右軍不節盡付九萬幅因知碧硾棋上重緋懊惱之辭紅方絮中更擬相思之曲固應桑根作本藤角為封古拙不重蔡侯新様偏饒桓氏何膏斧墨馳騁有貴長簾下筆縱横偏求側理所恨無色如鴨卵狀如馬肝稱寫璇璣且題裂綿

者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輙分五十枚并絕句一首或得閒中暫當藥餌也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盡寫襄陽播掿詞

文嵩好時侯楮知白傳

楮知白字守玄華陰人也其先隱居商山入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為高士之首冠自以村散不仕殷太戊失德於時與其友桑同生入朝直諫拱於庭七日太

戊納其諫而修德以致聖敬日躋因賜邑於褚其後遂
為褚氏二十二代祖支因後漢和帝元興中下詔徵岩
穴隱逸舉賢良方正之士中常侍蔡倫搜訪得之於耒
陽貢於天子天子以其明白方正舒卷平直詩所謂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者也用遷史官以代簡册尋拜治書
侍御史奉職勤恪功業昭著帝用嘉之封好畤侯其子
孫世修厥職累代襲爵不絶博好藏書尤能徧繕自有
文籍以來經誥典策及釋道百氏之書無不載之素幅

遇其人則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則卷而懷之終不自矜其該博晉宋之世每文人有一篇一詠出於人口者必求之繕寫于是京師聲價彌高皆以文章貴達歷齊梁陳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見用之白為人好薦賢汲善能染翰墨與人鋪舒行藏申究雪恥呈才述志啓白公卿台輔以至達於天子未嘗有所難阻隱蔽歷落布在腹心何衹於八行者歟知白家世自漢朝迄今千餘載奉嗣世官功業隆盛簿籍圖詩布於天下所謂日用而不

知也知白以為不失先人之職未嘗輒伐其功與宣城毛元鋭燕人易元光南越石虚中為相須之友每所歷任未嘗不同知白自國子受牒補主簿直弘文館為書吏所賂因潤而墜之當軸素知廉潔憐而不問他日方戒而用之是以其道益光曾無背面累官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直筆之下善惡無隱明天子御宇海内無事志於經籍特命刋校集賢御書書成奏之天子執卷躬覽嘉賞不已因是得親御案乃復嗣爵好時侯

史臣曰春秋有楮師氏為衛大夫乃中國之華族也好畤侯楮氏葢上古山林隱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業昭宣其族大盛為天下所用利矣世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

文房四譜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房四譜卷五

宋 蘇易簡 撰

墨譜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敘事

真誥云今書通用墨者何葢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于陽也

續漢書云守宫令主御墨

漢書云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東宫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黑也

陸士龍與兄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

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善禱之像也詞曰九子之墨

成於松烟本姓長生子孫無邊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
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寫書故
號焉盛弘之荆州記曰筑陽縣亦出
揚雄詔令尚書賜筆墨觀書石室
墨藪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角膠十
年之上強如石者妙
周書有涅墨之形莊子云舐筆和墨晉公墨綟邑宰墨

綬是知墨其來久矣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

王充論衡云以塗傅泥以墨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之汚常在絹素

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烟末以麝香方可下筆

許氏說文云墨者墨也字从黑土墨者烟煤所成土之類也

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尚書

洛誥云惟洛食漢文大横入兆即具事也

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見開寶通禮

鄴道元注水經云鄴都銅雀臺北曰氷井臺髙八尺有屋一伯四十間上有氷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氷及石墨馬石墨可書又見陸雲與凡書云

括地志云東都壽安縣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

新安郡記云黟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令懸水所淙激其井轉益深矣

陳留耆舊傳云王邯剛猛能解槃牙破節目考驗楚王英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屬

王充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此皆自然也天安得筆墨而圖畫乎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受寫書縑帛筆墨

筆陣圖以筆為刀稍墨為鍪甲

二之造

韋仲將墨法曰即韋誕也今之墨法以好醇松烟乾擣以細絹簁於缸中簁去草芥此物至輕不宜露簁慮飛散也烟一斤已上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具皮入水緑色又解膠并益墨色可下去黄雞子白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半兩皆别治細簁

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萬杵杵多益善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臭敗寒則難乾每錠重不過二兩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蕭公墨法松烟二兩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許右以膠水溲作挺火烟上薰之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入秦皮末色碧其色俱可愛

昔祖氏本陽定人唐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為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煎為膏而

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
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栝木烟為之者尤麄
又云上黨松心為之尤佳突之末者為上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
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
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
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
墨或堅裂者至佳凡收貯宜以紗囊盛懸於透風處佳

造朱墨法上好朱砂細研飛過好朱紅亦可以梣皮水煮膠清浸一七日傾去膠清於日色中漸漸漉之乾濕得所和如墨挺於朱硯中研之以書碑石亦須二月九月造之

宋張永涉獵經史能為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墨皆自造上每得永表輒執玩咨嗟久之嘆供御者不及也

造麻子墨法以大麻子油沃糯米半碗強碎剪燈心堆于上燃為燈置一地坑于中用一瓦鉢微穿透其底覆

其焰上取烟煤重研過以石器中煎煮皂莢膏并研過者糯米膏入龍腦麝香秦皮末和之擣三千杵搜為挺置蔭室中俟乾書於紙上向日若金字也秦皮陶隱居云俗謂之樊槻皮以水漬和墨書色不脫故造墨方多用之

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即與常墨無異即未知所製之法

三之雜說

張芝臨池書水盡墨

神仙傳云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

王子年拾遺云張儀蘇秦同志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掌及股裏以記之

葛洪好學自伐薪買紙墨

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神仙傳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木裏

揚雄答劉歆書云雄為郎自奏心好沈博絶麗之文願不受三歳俸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成帝詔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得觀書于石室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則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年于兹矣

偽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穎悟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丸後家僮誤墜於庭下盆池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芙復獲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僖宗朝所

用之墨餘者

唐王勃為文常先研墨數升以被覆面謂之腹藳起筆下不休幼常夢人遺之墨丸盈袖

西域僧書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云是雞足山古松心為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為窓雨濕因而指之字終不滅

後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盡禁中方得施粉黛

漢書光武起王莽令以墨汙渭陵延陵周垣

僕將起赴舉年夢今上臨軒親賜墨一挺僕因蹈舞拜受旦日言於座客有江表郭靖前賀曰必狀元及第僕詰之郭曰僕有徵方言也前春御試果冠羣彦而郭公已有他事遁歸江表後言之于禮部郎中張洎洎曰夫墨者筆硯之前用時必須出手矣手與首同音也僕亦解之曰天子手與文墨也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曉別贈

一丸墨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抱朴子友人玄伯先生以濡墨為城池以機柚為干戈

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墨十螺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難求推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干寶搜神記曰益州西有祠自稱黃石公人或饋紙筆一丸墨則石室中言吉凶

本草云墨味辛無毒止血生肌膚合金瘡散主産後血

暈磨醋服之亦主眯目物芒入目點瞳子上又止血痢及小兒客忤擣篩和水調服之好墨入藥粗者不堪

陶隱居云樊槻皮水漬以和墨書色不脫即秦皮也

陶隱居云烏賊魚腹中有墨令作好墨用之烏賊者以其食烏也

海人云烏賊魚即秦王筭袋魚也昔秦王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為此魚形一如筭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劵歲久其字磨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

國語晉成公初生夢人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世故名黑臀

穎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乃入北嘗云會於楯鼻磨墨作文檄梁

令常侍徐公鉉云建康東有雲穴西山有石墨親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其愛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即廷

珪之父也

唐末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歳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

山中新伐木書之字即隱起他日洗去墨字猶分明又書於版牘歳久木朽而字終不動葢烟煤能固木也亦

徐常侍言

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

後以左手研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曰研墨如病蓋重其調匀而不泥也又曰研墨要凉凉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氷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墨埃相污膠力隳亡如此泥鈍不任下筆矣

初舉子云凡入試題目未出間豫研墨一硯蓋欲其辦事非主於事筆硯之妙者也

今之燒藥者言以墨塗紙裹藥尤能拒火

王嘉拾遺記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之精也景室即太室少室也

王獻之與桓温書扇誤為墨汙因就成一駁牛甚工曹不興畫屏風誤汙為蠅文帝以手彈之

義熙中三藏佛䭾跋陀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

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灑掃研墨

宋雲行記云西天磨休王蔪髓為墨寫大乘經見筆部中

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蠡幷市毫筆備郎寫書

趙壹非草書云十日一筆月數丸墨見筆勢中

劉恂嶺表錄異云嶺表有雷墨葢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中獲得石狀如黳石謂之曰雷公墨也扣之鎗鎗然光瑩可愛

典論云袁紹妻劉氏性妬紹死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者知乃髠其髪墨其面

曹毗志怪云漢武鑿昆明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僧帝以朔不知難以核問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問之胡人曰經云天地大刧將盡則刧燒灰此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又云出幽明錄

四之辭賦

後漢李尤墨銘

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烟石附筆以流以伸

曹植樂府詩曰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成鴛跡文字有改刊

張仲素墨池賦

墨之為用也以觀其妙池之為玩也不傷其清荀變池而盡墨知功積而藝成仰夜作晝日居月諸挹彼一水精其六言或流離於崩雲之勢乍滴瀝于垂露之餘由

是變此黛色涵乎碧虛浴玉羽之翩翩忽殊白鳥濯錦鱗之潎潎稍見玄魚自強不息克臻其極何健筆以成文俾方塘之改色映揚鬐之鯉乍謂寓書沾曳尾之龜還同食墨沮洳斯久杳冥莫測受涅者必其淄知白者成其黑怏弘學海輝映儒林將援毫而悅目豈泛舟而賞心其外莫測其中莫見同君子之用晦比至人之不炫氷開而純漆重重石映而玄珪片片倘壯流而浸稻自成黑黍之形如東門之漚麻更學素絲之變究其義

也可傳可繼豈謀樂也泳之游之恥魏國之沉沉徒開墨井笑崑山之浩浩空設瑶池專其業者全其名久其道者盡其美譬彼濡翰戍兹色水則知游藝之徒盡以墨池而為比

李白謝張司馬贈墨歌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黄頭奴子雙鵶鬟錦囊養之懐袖閒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山

僧齊已謝人惠墨詩

珍重嵗寒烟攜來路幾千只應真典誥銷得苦磨研正色浮端硯精光動蜀箋因君強濡染捨此即忘筌

段成式送温飛卿墨往復書十五首

段云近集賢舊吏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雖名殊九子狀異二螺如虎掌者非佳似兔支者差勝不思吳興道士忽遇因取上章趙王神女得之遂能注易所恨隃糜松節絶已多時上谷㮶頭求之未獲也成式述作中

蹟草隸非上海若白事足以驅策詎可供成塚之硯奪如椽之筆乎

温荅云庭筠白即日僮幹至奉披榮誨蒙賚易州墨一挺竹山竒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含漆簡雖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恐於潛曠遠建業𠑽羸韋曜名方即求雞木傅玄佳致别染龜銘恩加于蘭署郎官禮備于松穚介婦汲妻衡第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嘗著列矧又玄州上苑青瑣西垣譽字猶新

疑籤上螯帳中女史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虛豈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虵屢綰不稱精研惟憂痗物虛投蠟盤空設晉陵雖壞正握銅兵王詒徒深唯磨玉硯捧受榮佩不任下情庭筠再拜

段答云昨獻小墨殆不任用籍棖之力殊未堅剛和鋌之餘固非精好既非懷化所得豈是筑陽可求況某從來政能慚洎祖之市果自少學業愧稚川之伐薪飛卿制肘功深碎掌闕倦齊奮五筆捷發百函愁中復解玄

嘲病裏猶屠墨守烟不所附抑有神乎哉闕禮丞訊忻懌兼襟莫測疲詞難知古訓行當祇謁條訪闕疑成式

狀

温答云昨夜安東聽倡比因追涼枏枕才敧蘭缸未艾縹緗初解紫簡仍傳麗事珍繁摛華益贍雖則竟山充貢握槧堪書五九二兩之精英三輔九江之清潤葛龔受賜稱下士難求王粲著銘歎遐風易遠俱芭輸圊盡入淙池遺逸皆存纖微悉舉鷃觀鵬運豈識逍遥鯢入

鮒居應嗟坎窞願承謦欬以牖愚蒙庭筠狀

段荅云昨更拾從土黒聲之餘自謂無遺策矣但媿井蛙尚猶自恃醯雞未知大全忽奉毫白復新耳目重耳誤徵謬說生慙張奐致渝研味難盡詎同王遠術士題字入木班孟何人噴書竟紙雖趙一非草數丸志徵汲媛餉夫十螺求説肝膽將破翰荅已疲有力負之更遲

承問成式狀

温荅云伏蒙又抒沖襟詳徵故事蒼然之氣仰則彌高

跋彼之泉汲而增廣方且驚神褫魄寧唯衿甲投戈復素洛呈祥翠嬀垂貺龜字著象鳥英含華至于漢省五丸武部三善仲宣佳藻既詠浮光張永研工常稱點漆逸少每倳質滑長肩常務色輕搗乃葺書知為宗畫荀濟提兵之檄磨楯而成恩躬覆族之言削門而顯敢持蛙井猶望鯤池不任懃伏宗仰之至庭筠狀

段荅云赫日初昇白汗四匝愁議墨陽之地嬾窺豕受之書次復八行盈袠交互訪伏牛之夜骨豈望登真迷

艮獸之沉脂虛成不任更得四供晉主五入漢陵隱侯
辭著於麝膠蔔玄術成于魚吐寧止千松政染三凡可
和僧繻獨擅之才周顒自謂無愧而已支策長望梯几
孰暇方困九攻徒榮十部齊師具遒詎教脫扃成式狀
温荅云竊以童山不秀非鄒衍可吹眢井無泉豈耿恭
不拜墨尤之事謂以獲麟筆聖之言翻同倚馬静思神
運不測冥搜亦有自相里而分豈公輸所削流輝精絹
假潤青泉銘著李尤書投蘇竟字憂素敗不長飛揚傳

相見貽守宮斯王研蚌胎而合美配馬滴以成章更牽荒蕪益慚疎略廷筠狀

段荅云藍染未青玄嘲轉白責羝羊以求乳耨石田而望苗殆將壯膓豈止憎貌猶記烟磨青石黛漬慕書施根易思號介難曉蘇秦同志傭力有而可題王隱南游著書無而誰給令則色流珉硯光滴彩毫腹笥未緘初不停綴疲兵怯戰惟願豎降成式狀

温荅云驛書方來言泉更湧高同泰時富類敖倉怯蒙

叟之大匪駭王郎之小賊尤有剛中巧製廟裏奇香徽上黨之私心識長安之石炭馬黔靡用龜食難知規虞器以成奢煞梁刑而嚴罪便當北面不獨棲毫庭筠狀段荅云飛卿博窮奥典敏給芳詞吐水千瓶有才一石成式尺紙寒暑素所不嫺一卷篇題從來蓋寡竊以墨事故實巾箱先無可謂附驥驥而雖疲遵繩墨而不跌者忽記鄴西古井更欲探尋虢略鏤盤誰當倣效况又劇閒可荅但愧於子安一見之賜敢同於到惲乎陣崩

鶴唳歌怯雞鳴復將晨壓我軍望之如墨也豈勝懋居

懾處之至戍式狀

温荅云庭筠閱市無功持謁寡効大魂陣聽蝸睆傷明

庸敢撫翼鴦鵬追蹤驥騄每承函素若涉滄溟亦有叢

傺尚存戔餘可記至于縗從新制既禦秦兵綬匪舊儀

仍傳漢制張池造寫蔡碣含舒荷新滏之恩空沾子野

發治城之詔獨避元規宭類欒羮辭同格飾具為愧怍

豈可勝言庭筠狀

段荅云韞櫝遍尋緘筠窮索思安世篋内搜伯喈帳中更覩沈家令之謝箋思生松黛楊師道之佳句才煥闕華抑又時方得賢地不愛寶定知災祥不雨誰論穹旻所無還介方酬鬱儀未睨羽驛沓集筆路載馳豈知石宣之書能迷中散麻繻之語只辨光和底滯之時徵引多誤殫筆搦紙慚怯倍增成式狀

温荅云昨日浴蠶時光風亭小宴三鼓方歸臨出捧緘在醒忘荅亦以蚳蝝久罄川瀆皆隕豈知元化之杯莫

能窮踻李倫之寳益吏扶疎雖有翰海疊石須陽水號烟城倥咏剩出青松惡道遺踪空留白石扇裏止餘烏狩笄間正作蒼蠅豈敢猶彎楚野之弓尚索神亭之戟謹當焚筆不復掾觚矣庭筠狀

段荅云問義不休攬筆即作何翅懸皷得搥也小生方更陪緦尚自舉尾更捜屋火得復刀圭因記風人辭中將書烏皂長歌行裏謂出松烟供椒掖量用百丸給蘭臺率以六石棠梨所染滋闕多方黎勒共和周遮無法

傳玄稱為正色豈虛言歟飛卿筆陣堂堂舌端袞袞一盟城下甘作附庸成式狀

文嵩松滋侯易玄光傳

易玄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頗有材幹雅淡清貞深隱山谷不仕以吟嘯烟月自娛常謂門生邴炎曰余青山白雲之士去榮華絶嗜欲修真得道久不為寒暑所侵壽且千歲然猶未離五行之數終拘有限予漸覺形神枯槁是知老之將至矣今他日必為風雨所

躋後因子熾盛余當神化爲雲氣之狀升霄漢矣其留者號玄塵生徙居黟突之上必糜膠水之契隃麋處士煎鹿角和丹砂麝香數味遺而餌之其後果然門生皆以青松子前知定數矣玄塵生餌藥得道自黄帝時蒼頡比鳥跡爲文以代結繩之政玄塵便與有功焉其後子孫皆傳其術以成道易水之上遂爲易氏焉玄光即玄塵曾孫也家世通玄處素具壽皆永嘗與南越石虚中爲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毛元鋭華陰楮知白爲文

章濡染之友明天子重儒玄慕其有道世為文史之官特詔常侍御案之右拜中書監儒林待制封松滋侯其宗族蕃盛布在海内少長皆親硯席以文顯用也

史臣曰古者得姓非官族世功則多以地名為氏或爵邑焉或所居焉松滋侯易氏盎前山林得道人也青松子富有春秋不顯名氏其族或隱天下名山皆避為棟梁之用也有居太山者秦始皇廵狩至東岳因經其隱所拜其兄弟五人為大夫焉其叅玄得道能神化者則

自易水之上後代故用為姓云

文房四譜卷五

文房四譜後序

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於稗官道途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苟至遠而不泥庶亦幾於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决澮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茍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說況世為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閲書秘府遂檢尋前志并

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閒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序則有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胸臆之志復書於卷末云